甘孜日报
GANZI RIBAO
康巴周末
康巴人文
2026年11月13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校对: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:边强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一株柏树

岚安柏树村，一座小院里生长着一株古柏，树龄278年。四人方可合抱，树皮苍老，皲裂成深深的纹路。它立在高山平坝之中，傲视苍穹，如一段老去并凝固了的岁月，用近三百年的沉默，见证村庄岁岁年年的烟火与人事，惯看聚散离合、沧海桑田。柏树村，便由此得名。

古树居于一个独立小院，三面是乱石垒起的围墙，一面连着村民的房墙，占地十余平方米，没有进出口。我站在墙外看了许久。在岚安村民建房寸土必争的境况下，主人仍为老树留出这样一片自由生长的天地，令人感念。

278年前，清乾隆十三年（1748年），茶马古道“小道”改经泸定桥至康定，古称岩州的岚安口岸渐趋衰败。祖先们在坝中栽植柏树，或许不止一株，唯此树历经风雨，顽强存活至今，已被列为四川省古树名木挂牌保护。

古树离地约两米处分为两枝，各自成树，竞生竞长。数十年前，靠东一株遭雷击，树冠尽毁，仅余十余米高的树干。树身皲裂斑驳，却不失风骨神韵，枝干遒劲坚韧，如断刀刺向天空。它把自己活成了故事，透着经历劫难后的倔强，无声诉说着风雨的洗礼与时光的剥蚀，像唱一首自己的挽歌，陪伴着生者，绽放坚韧之美。

另一株则如沉稳的兄长，将断裂的同伴温柔拢在身侧。在同伴断口相平高处，它再分两枝，一枝粗壮，一枝略细，奋力伸向天空，如苍龙张开利爪，共同撑起一顶翠绿的华盖。细枝侧边还横斜逸出一枝树丫，于半空中用力一拐，与主干呈垂直方向张扬伸出，恣意生长，像羊群里一头叛逆的羊羔，脱离母群，兀自独立。

树冠里，一群麻雀在枝杈交错处，用枯草、细枝堆叠起背篼般大小的鸟窝，随意交织，松松垮垮，半隐半现，宛如藏在绿色迷宫里的隐秘家园。夕阳余晖透过树冠，把斑驳光影投给这些鸟雀；风过时，满树叶子沙沙作响，麻雀在窝边跳跃，叽叽喳喳的欢闹声，为静谧的树冠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古树不说话，却把所有的生存道理都长在身上，把日子过成年轮。一个树篼，两株树，一枯一荣。枯者坚韧守望，荣者新芽吐露，把苍翠一年年铺展，接过枯者的风霜，也接住鸟雀与夕照。

古树墙外石磴上，阿爷的烟斗时明时灭。他眯着眼睛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柏树啊，它是有灵性的。当年那是多大的雷呀！”他说着，望了树冠一眼。我顺着他眯起的眼睛看过去，远处的红军碑在阳光下发出耀眼光芒，与相距五百米的古树遥相呼应。古树生长在自然山水之间，把根须深深扎进泥土，见证这片土地在九十年前曾被红军的鲜血染红，也把这份沉甸甸的记忆种进这方水土。它不曾挪动半步，却在风中把碑前的名字轻轻念起。红军碑把身躯静静立进山梁，把血脉深深融进百姓心间。它不曾生长半寸，却在人的心中越来越高大。从此，老柏树和纪念碑成了同一片土地上最沉静的标记，隔着庄稼与农舍相望，相互浅浅打个照面。一个立在炊烟里，记录枯荣；一个立在红军走过的征程里，诉说历史。

我突然觉得，这棵古柏树早已不是一棵树，而是从岚安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块活碑。

清晨，山雾从古柏梢尖起身，漫过千亩沃土，在碑前散成湿润的敬礼。傍晚，斜阳从碑顶跃来，在古树冠上站立成古铜色的光束。

站在古树对面的山坡上极目岚安，深浅交错的是漫过山坡的绿，满目皆是鲜活生机。一河碧水堆砌在山脚，时有飞鸟掠过天空。岚安的新楼房一天天稠密起来，花椒、苹果、核桃、脆李的香味也一天天浓稠起来。古树的影子，依然落在原来的泥石墙上。这不仅是风景，更是世间万物的和谐共生，是邛崃山脉生生不息的脉动，也是自然最珍贵的馈赠。

这株古柏树，就那样静静地守在村头，见证古老岚安的烟火与世事。它伫立在村中央，守候村庄，守候烟火，守候岁岁年年的故里乡愁，守候这鲜血换来的温暖家园。

泸/定/纪/事

2 岚安题

◎马国忠

一杯早酒

二十多年前的正月初一清晨，我还在睡懒觉，妻子爬上木板楼对我说：“大哥他们过来了，要喝酒哟。”前一天团年酒的酒意尚未退去，怎能一大早又喝？我平日就不好酒，更何况是在清晨。妻子说：“你这么大的人，怎么不懂事呢？入乡随俗都不明白吗？老爸、大哥他们都喝，你能不喝？”

哦，原来岚安有喝早酒的习惯。

岚安坐落在邛崃山脉环抱的一方坝子上，三面环山，仅朝大渡河方向留出一处豁口。

在泸定设制之前，这里已有建制，古称岩州，后改称昂州。据已故的高家爷爷讲述，岚安喝早酒的习俗，与其古时为军事要冲和茶马驿站有关。古时，邛崃山脉白雪皑皑，雪光映照岚安，群山苍茫，北风呼啸。清晨日光清冷，透骨的寒气闪烁着冷冽的光芒。戍守的士兵与冬日闲下来的村民衣着单薄，寒风穿透越裹越紧的衣衫，清晨起身喝一口酒御寒，便能暖和一整天。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农耕劳作方式相融合，慢慢孕育出岚安喝早酒的风俗。

喝早酒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因，并无准确文字记载。喝早酒的地方也很多，最早的成都、泸州还有专门的早酒馆，但真正在清晨端杯的人并不多。岚安却是家家都有喝早酒的习俗。

岚安盛产玉米、土豆，山上野菜种类也多。即便在最困难的年月，村民也未曾挨过饿。富余出来的玉米、土豆，便拿到山下换酒。

岚安人不会在日常劳作时喝早酒。每逢家中操办红白喜事，早饭早上开席，总管便会安排上酒。一些村民坐在桌上畅饮，另一些帮忙的或做客的，端着盛了小半杯酒的杯子四处走动，一边小口啜饮，一边与乡人“摆龙门阵”，东拉西扯地闲聊。这里没有身份与贫富的隔阂，只有家长里短和左邻右舍的人情往来，帮忙的人会不时给大家杯中添酒。

一方院坝，就此成了邻里社交的中心；一杯早酒，也成了岚安人独有的社交方式。

杀年猪时，早酒必不可少。大约早晨九点光景，一头猪宰杀完毕，一刀还冒着热气的鲜肉被家人炒成回锅肉，猪下水、猪肝、猪血便成了早酒的下酒菜。当然，少不了岚安用岩烟点制的豆腐。在外的儿女、远近亲朋、四方乡邻都会应邀来吃杀猪菜。主人家不断将炒好的猪下水、猪肝、猪血一盘盘端上桌，唯恐怠慢了席上宾客。酒香与菜香相互交融，主人立于院中，那份清晨迎客的温情，深深融入吃杀猪菜的饮食文化里，让早酒成为岚安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。

久而久之，这些行为交融相聚，喝早酒的习俗便固定下来，相沿成习，代代相传。

每年，我们都回岚安过年。正月初一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对着南山的森林与白雪，一杯早酒下肚，寒意一下消减大半。琥珀色的酒液在晨曦中泛着温润的光泽，无人劝酒，也无人计较谁饮了多少。有人端杯，其余人便随之举杯，“滋”的一声抿下，随性地喝，自在地吃，畅快地谈，满室喜气，其乐融融。

一杯早酒，承载着岚安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、对社交互动的重视、对文化礼仪的恪守，亦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礼赞。这般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景象，令人神往。我恍然领悟，这份看似寻常的生活日常，正藏着岚安人刻在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与讲究。

近年来，泸定县正大力发展以红色文化和传统民俗为核心的岚安旅游。红色文化、邛崃山系风光、贵琼服饰、刺绣、火烧子馍馍、腊肉、酸汤、岩烟豆腐、民居建筑，以及这杯早酒，共同构成了岚安的独特文化符号。游客们围坐在方桌前，几碟岚安腊肉，一碗酸汤，学着村民的样子轻轻抿上一小口，山间的清寒悄然散去，温暖着身体，也抚慰着内心。一杯早酒不再是岚安人自己的日常，而是对游客的最高礼遇，也是游客走进这方水土的一扇窗口，更让岚安的早晨有了久久回味的温度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，勾绘出岚安生动鲜活的风土人情。

岚安烟火，至味情深。



五色海